

百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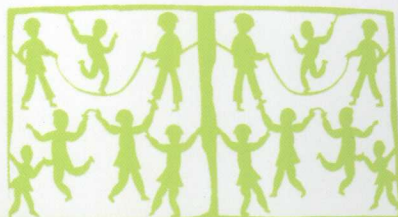
作家



3 农民作品

素以小“余华”之称的80后农民作家郑小驴辑出精致小说
穿透1921年的石门青苔潮湿地

绿野还是气质
闪闪而过
一缕丝绸的柔顺被子弹穿过
你的语言在流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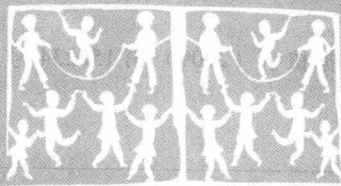
郑小驴/著

推开一扇门
进入盘旋
少年往事行进在石头和飞翔之间
奇异之果长出沉着的斑纹

1921年的童谣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21年的童谣

那小驴/著

中国社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1921 年的童谣 / 郑小驴著. —北京: 中国社会出版社,
2009. 10

(双百大地印文丛)

ISBN 978-7-5087-2776-9

I. 1… II. 郑…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56234 号

书 名: 1921 年的童谣

著 者: 郑小驴

责任编辑: 牟 洁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出版社 邮政编码: 100032

通联方法: 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 33 号新龙大厦

电 话: (010)66080300 (010)66083600

(010)66085300 (010)66063678

邮购部: (010)66060275 电 传: (010)66051713

网 址: www.shcbs.com.cn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153mm × 225mm 1/16

印 张: 15

字 数: 16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0.00 元



“万家社区图书室援建和万家社区读书活动”

全国组委会

主任：李学举
副主任：王世明 李立国 周和平 柳斌杰 胡占凡 铁凝 孙绍骋
成员：詹成付 涂更新 刘小琴 王英利 李宗达 艾克拜尔·米吉提
米有录 王爱平

组委会办公室

主任：詹成付
副主任：涂更新 刘小琴 王英利 李宗达 艾克拜尔·米吉提
王金华 米有录 王爱平 浦善新 宋珊珊 刘勇

“万家社区图书室援建和万家社区读书活动”之 “情系农家，共创文明”系列公益活动专家指导委员会

主任：冯骥才
委员：艾克拜尔·米吉提 谢冕 雷达 朱向前 仲呈祥
李书磊 张耀铭 李敬泽 李朝全 张陵 王科

“情系农家，共创文明”系列公益活动之 “百部农民作品”出版委员会

主任：孙绍骋
副主任：詹成付
委员：涂更新 刘小琴 王英利 李宗达 艾克拜尔·米吉提
王金华 米有录 王爱平 浦善新 宋珊珊 刘勇 孙俊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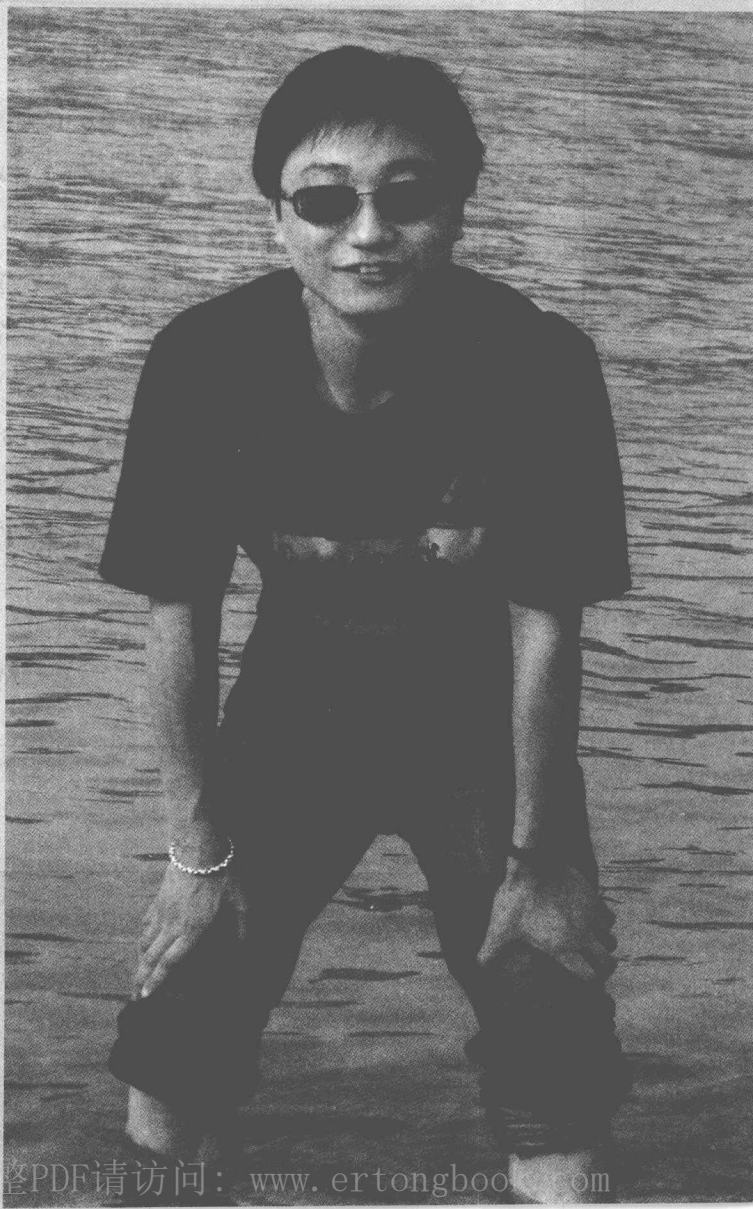


百位农民作家
百部农民作品

郑小驴

笔名小驴，1986年出生于湖南省隆回县金石桥镇华群村，2007年在大学期间开始尝试写小说并发表。在《十月》、《青年文学》、《山花》、《上海文学》、《江南》、《清明》、《西湖》、《创作》、《黄河文学》、《文学界》等刊物发表小说等作品三十余万字。有作品入选年度小说、诗歌选本，被《作品与争鸣》、《中篇小说选刊》、《文艺报》等转载和评论，是80后实力派农民作家。

作者简介



“一九四五年的长河”

我的成长，始终伴随着看花唯男人那种野性的挣扎。我一下梦一下梦做下去，当有一天茂密的胡须开始在我下巴上像茅草一样疯长的时候，我知道我已经长大了。我坚信，郑家的祖祖辈辈的男人都是如此：挺拔挺拔的鼻子，茂密的胡须，爽朗的笑声，永远地荡漾在清江的河面上。这让我想起那个长耳靠掘土为生的德汉兄弟，当有一天，他核桃般的手掌抚摸到我的头上时，他的笑声里堆满了沧桑：长得真像七弟呀！简直是一个模子出来的。说完久久地叹息一声，竹竿一撑，一叶扁舟早已荡到河心去了。——

郑小驴

镌刻在丰饶大地上的改革履迹

中国作家协会主席 铁凝

由中央文明办、民政部、文化部、新闻出版总署、国家广电总局、中国作协等六部门组织的“情系农家，共创文明”系列公益文化活动之一——百部农民作品陆续出版了。这些作品，浸润着农村改革发展的雨雪风霜，散发着神州大地的泥土芬芳，书写了新中国建设成就的无比辉煌，表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令人为之自豪，令人为之骄傲！当前已经推出的作品由小说、散文、诗歌、故事、戏剧、书画等组成，堪称体裁多样。这些不同体裁的作品，从不同的侧面、不同的角度，忠实地记录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农村所发生的天翻地覆的伟大变革，是新中国农村沧桑巨变的生动写真，是当代农民鲜活形象的人物图谱。通过这些农民作家的作品，我们不仅看到了60年来我国农村发展的清晰走向，更令人欣喜的是，我们还看到了在物质方面逐渐富裕起来的农民，已经开始了新的精神文化追求。在新中国的创作史上，还很少有过这样全方位展示农村文化建设成果的集群式作品；在新中国的出版史上，也很少有过这样成规模出版的农民作者的系列佳作。因此，仅从这个角度来审视，这些作品集中出版的意义就不容小觑。

这些农民作家艺术家的作品，是当代农民反映新中国农村辉煌历程、扫描农村全面跃进历史、倾诉自己人生体验的作品，视角独特，意义不凡。60年来的新中国成就，创造了世界历史上的伟大奇迹；30多年的改革风云，书写了一个民族凤凰涅槃的整体记忆；13亿人口大国横空出世的进步嬗变，其对人类贡献无论怎么估计都不为过。尤其是它镌刻在丰饶沃土、广袤农村的改革履迹，更让我们叹为观止。今天，

这些农民作品让我们看到了这种巨变的现实——从北国的山村到南国的水乡，从西部的黄土高坡到东部的新兴市镇，新中国的建立使苦难落后的农村换了人间，新一代的农民正英姿勃发地前行在希望的田野上；这些作品还让我们理解了中国现代历史的艰难进程，改革开放的深度内涵。面对这些，农民作家们怎能不将激情诉诸笔墨，用多种文学体裁来言说自己的喜悦，勾画自己的憧憬，抒发自己的感喟，表达自己的诉求！可以高兴地说，这些作品正是他们——历史见证者参与者的农民作家自己的切身感受。

不仅如此，这些农民作家艺术家表现自己独特审美追求，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佳作，风格是质朴的，文本是厚重的。作者特殊的精神站位和农村丰富的文学资源，彰显出农民创作一种独特的审美效应。作品自然流露出的乡土色彩，朴素乡音、独特方言的恰当运用，也是这些作品的一个亮点。

“情系农家，共创文明”活动意义十分重大，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蓝图非常动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一翼是文化建设，文化建设的主体应该是农民。了解农村、熟悉农民的这些作者，他们所创作的优秀文学作品，农民读者喜闻乐见。因此，只有农民作者队伍壮大了，农村群众的文化活动才可能持久，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才能获得绵绵不绝的文化原动力。而帮助他们提高创作水平，则是专业作家责无旁贷的光荣任务。本次活动中，许多作家和农民作者结成帮扶对子，热心辅导农民作者的创作。这既提升了农民作者的文学水准，又使作家自身获取了鲜活的生活素材，创作的艺术灵感。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真正实现牵手双赢。为了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添一份力量，中国作家协会还将把这项活动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同时，中国社会出版社大力发现、培育、扶持农民作者，出版百部农民作品，为新农村建设送去宝贵的精神食粮，更是一件意义非凡之举。因此，我很高兴地应邀为之作序，更看重这些农民的作品本身即是镌刻在农村丰饶大地上的改革履迹。

序

海 男

郑小驴写小说到底多长时间了，我不得而知。那些藏于时间中的另一些忧惧，像他故乡中那些水晶色的碎片，有时候黑暗沉入他心底像幽暗的磁针来回地旋转不休。我第一次见郑小驴是在《大家》杂志社办公室，一个目光游离的青年，还藏着少许的羞怯，那种未经时间磨砺的青春显形露相。他操着纯正的湖南普通话，很快就让我触摸到了湘西的葱绿、荒凉和诡秘，犹如我所热爱并迷恋的滇西山冈中脱颖而出的像明镜似的洱海。他就是写小说的郑小驴，发表过许多中短篇的郑小驴吗？在隔着屏障的云南昆明出现了这个年轻人的身影，他自然是为了写作来到昆明。因为在有限的传说中，昆明确实是作家的天堂。他来了，与我同间办公室，在隔得很近的距离里，我们会不时地谈论写作的忧伤和迷茫，谈论博尔赫斯的迷宫和马尔克斯的魔幻似的“百年孤独”。这时候的郑小驴，深怀着写作的一腔抱负。那种抱负是我曾经在逝去的青春年代经历过的，它充满了温柔的幻想，可以沉入泥浆，可以在泥浆中种植松柏和紫薇。我开始有意识地阅读郑小驴发表的小说。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他曾经写了那么多小说，拂过他文字中潜藏的人性的秘密，我的手触摸着滇西的紫薇，那一棵棵在大理洱海深处的植入泥巴的紫薇，是我最初在文字中反复吟唱的一种绚

丽和香气。

紫薇仙的诡异从郑小驴的小说中洋溢而出，这是阅读带来的另外一种幻觉。我不知道郑小驴成长的背景中有没有粉红色的紫薇，有没有设置摇曳天堂的枝蔓，类似滇西紫薇的身躯，在洱海的长堤边摇晃着忧伤，摇晃着夜与昼的织物之声……阅读郑小驴的小说给我带来了一种惊悚：他用年轻的触须抚摸到的故事，类似我们在童年时代看见的每一个瞬间的异质。比如，一枚硬币在泥地上旋转出的波浪的快乐；比如，一只马铃薯在潮湿的通道中绵延根须时的吟唱；比如，在睡梦与惊醒的刹那之间看见一个雨夜中出现的父亲和母亲的形象……

郑小驴终于在昆明住了下来，这对于他来说并非是一件容易之事，因为写小说意味着孤寂，写小说意味着贫穷。然而，他住了下来，住在工人新村的出租房中。这是与每一代写小说者相遇的现实，我从北京回来时也同样租住过昆明莲花池畔的出租屋。那一年我29岁，比郑小驴大。我知道，几乎全世界所有的作家，都住过出租屋，有些作家甚至一辈子都住出租屋。郑小驴告诉那是一间小屋子，可以容纳他的身心、他的电脑、他的单人床；可以容纳他像茫茫大海般的思绪。语言的呼啸后是平静的想象力的启程，那些想象力破解着郑小驴制造小说蓝图时的色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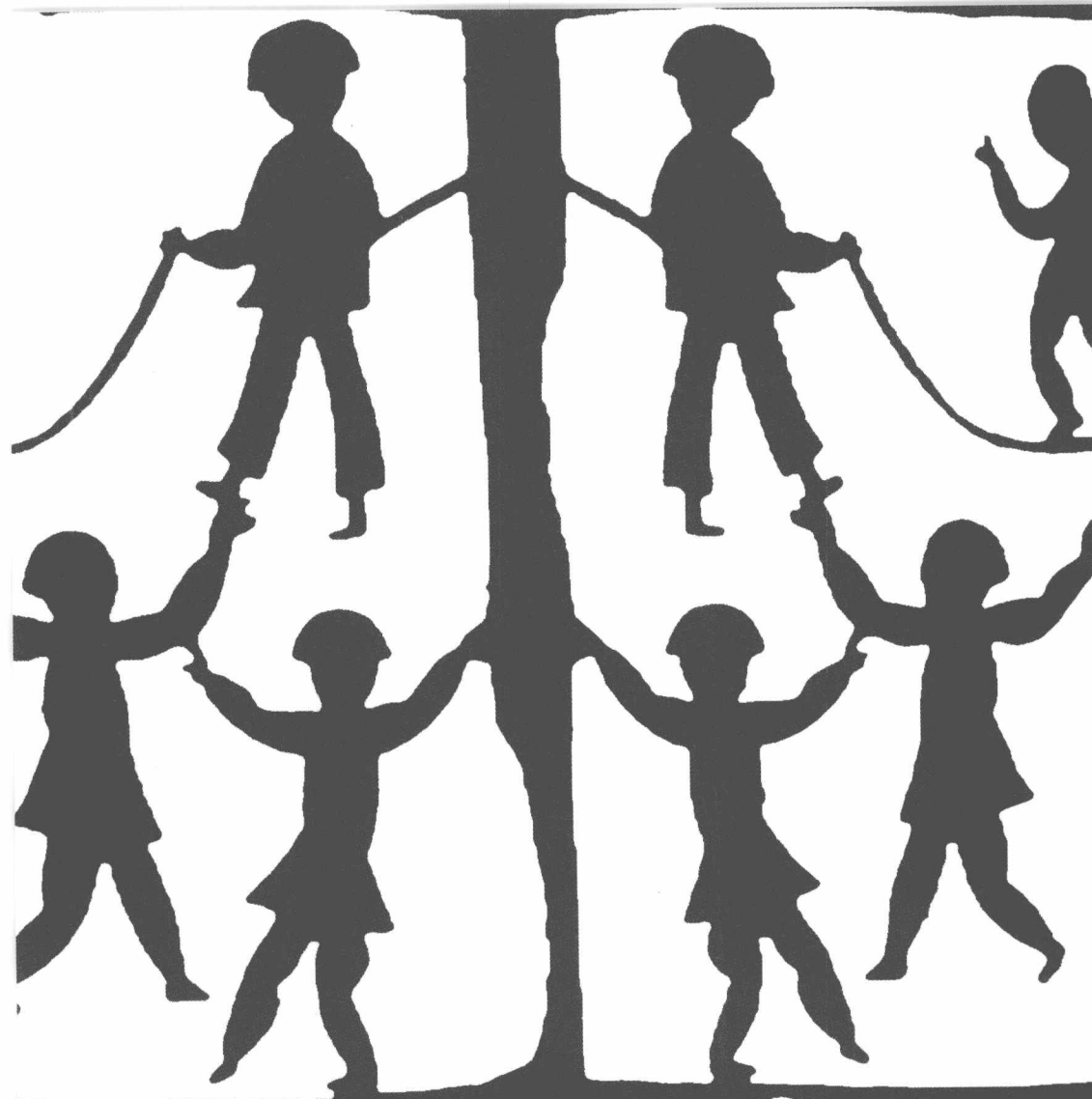
郑小驴写小说，他为了心灵而写。

为了忍受住青春激荡之后，一个小说写作者内心浩瀚的悲悯和哀愁，为了人世间生离死别的结局和像棋局一样的变化莫测，郑小驴必须写小说，这是他从青春年代就已经附在他体内的一种结局，一种不可质疑的命运。他开始面对这座城市写小说。

我希望郑小驴能到大理去走一走，因为在滇西的大理隐藏着郑小驴心醉神迷的一个傍晚中轮回的人世的诡异。那些诡异编织着炽热、明澈而又忧伤的洱海；编织着郑小驴小说中隐隐出现过的那种忧郁不尽的晦暗的光泽和梦魇中的奇迹……每当

这时郑小驴会游移着目光。一个小说写作者中那种游移于虚构的目光，它到底可以到达何处？它到底会抛掷在什么样的浪尖之上，从而复述出小说中更为奇异而又真实的故事？所有伟大的杰出的小说家，都是白日梦的实践者，他们虚构出的所有作品后来都证实了小说是神秘荒漠中冉冉上升的一种生死之谜的时辰；小说的紫色葡萄架下，是仍旧晦暗地沉入体味中去的一种肉体生活的简史。就这样吧，住在昆明写小说的郑小驴会走遍大理，会制造新的小说迷宫。

(本序作者系著名作家、《大家》杂志副主编)



1921年的
童谣



目 录

1921 年的童谣 / 1
一九四五年的长河 / 45
鬼子们 / 83
枪声 / 92
1966 年的一盏马灯 / 121
望天宫 / 143
小驴回家 / 182
石门 / 199

1921 年的童谣

甲

我想象着与我相隔遥远的 1921 年，年仅 6 岁的祖父郑公能安坐在夏日的芦苇荡里唱起那首青花滩耳熟能详的童谣时是什么样的一副情景。或许滔滔不绝的清江水正从他的脚板下静静流过，扬起的水花打湿了碎花小裤脚；或许不远处的渔夫正赶下竹筏前头的鸬鹚；或许他拔出一节芦花，抛在水里，眼看缓缓的河水即将芦花带去遥远的下游，然后一个猛子扎入水中一把抓去。诸如此类，常让我惭怍不已，在一个个黑夜中，祖父们的形象正渐渐消弭于我脑海里的夜色中，他们离我如此的遥远，而我也正随着他们渐渐老去。

或许那个在河边被夏风吹拂的少儿，他根本就没有想过，他的大半生以后将会怎样度过，在无数个无聊的午后，我常常踱步于老屋的堂屋中，用各个不同的角度去揣摩着神龛上的祖父，我发现他无时无刻不在盯视着我。他的眼睛那么的小，光头，小脸，一颌银须，下巴上有颗小痣，穿着一袭黑色的长袍，相框下头写着一行秀逸的小楷：郑公能安老大人之遗像。

在祖父的左边，端坐着的是祖母陈氏云青老孺人。我从未见过祖母，她让我感觉是如此的陌生。她忧伤地坐在神龛上，她大而黑亮的眼睛散发出来的光芒让我感到一丝畏惧。她的云鬓梳理得一丝不苟，左边夹着一个黑色的发夹，结实光滑的额头，整齐的茶齿，或许在描这幅自画像之前，祖母曾经还化过淡妆，她细而长的柳眉像是神来之笔，立刻将她忧郁的表情展现得跃然于表。这幅自画像便是祖母陈氏云青的最后手笔，她

在画完最后一笔后，将画笔轻轻地放在砚台上，回过头来对父亲郑弦清说，给你们留个纪念吧，以后看着这幅画便能记得我了。小姑指着画面朝父亲说，上面画的是谁？

父亲说，那是娘。

祖母鼻子一酸，眼泪便落了下来。父亲旁边的小姑郑玉焰也跟随着哇的一声哭了起来。

这是祖母的绝笔，第二天，父亲再也没有见过她。三十年后，我看郑家族谱上是这样写的：陈氏青云，郑公能安妻，陈家坪人氏，生两男一女，公元一九六七年春投河自尽。

郑姓在青花滩是一大姓。一直到如今，青花滩有一半以上的人都姓郑。在每年的清明时分，族里的人舞着旗敲锣打鼓从清江边逆流而上，去各个坟山祭奠郑氏的祖先。他们每年照例会在郑家祠堂召开一年的族姓大会。大会由郑氏年长的最富权威的老人主持。有一年，他们一顿吃掉了两头上三百斤的肥猪和一头牛。青花滩的另一半姓便是陈。陈也是大姓，特别是在青花滩的上游一带。两大姓相聚在一起，势不两立，每年都会生出点事情来。郑姓曾经在陈姓面前吃过一次大亏，关于这件事，很长时间内，郑姓在青花滩总是抬不起头来，或许是不甘心，在暗地里蓄势待发准备着悄悄给陈姓来一个疯狂的报复。

那是关于争夺一块坟地的事。坟地在清江旁边的山头上，地势开豁，放眼所处，清江从脚下打了个大大的弯儿，碧波荡漾，滔滔而去，风光旖旎，那是快宝地。那个弯，青花滩会看风水的先生都知道，这是龙抬头的地方，正对着这块坟地的口子。争议由此展开。陈姓和郑姓的坟地挨在一块，那块风水宝地刚好挨着郑姓这边，按理，这应该是属于郑姓所管的。但是陈姓不甘心这么块宝地就这样落入了别人的手里。他们使了个让人哭笑不得的诡计，在竹筒里装入糝子粑，然后一节节挤出来，黑乎乎的像极了狗屎。陈姓事先将这些“狗屎”倒在坟地的周围，扬言哪方能将狗屎吃下，坟山就归哪方。第二天清



县太爷来断坟山，陈姓叫嚣着对郑姓说，既然你们说坟山是你方的，那你们谁敢把这堆狗屎吃下去么？！

郑姓这边也不示弱，难道你们就敢吃！？

陈姓就说，坟山本来就是我方的，怎么就不敢！

县太爷看着有些意思，顺水推舟就说，哪方吃下了这堆狗屎，这坟山就断给哪方。

陈姓就说，要得！于是派出一个壮年，三下两下便将“狗屎”抓来吃了。郑姓看得瞠目结舌，无奈之下只得认输，坟山从此归了陈姓。

这事让郑姓愤愤然，因为不久陈姓故意传出来，那狗屎原来是糝子粑做的！这更加让郑姓丢了个大脸，本来就输了，还被人家当孙子耍了一回，岂有此理！从此与陈姓更加势不两立起来。曾祖父终生都对那块坟地耿耿于怀。你们看吧，以后有陈姓的好日子过的，做人不讲诚信，他们是没有好下场的。

曾祖父说的这席话还没有过两个月，红军就打过来了。红军在青花滩干的第一件事，便是把陈姓的祠堂征用来做了驻扎地，头号大土豪陈炜新绰号陈大膀子被红军在一个清早拉到清江边上，一个满脸络腮胡子操着浓重新化口音的中年红军举着大刀朝陈大膀子说，你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

陈大膀子缩着头说，祠堂你们也征用了，我的田产你们也分了，为甚还要砍我头？

络腮胡子思忖片刻说，你放心上路吧，红军是不会错杀好人的！话刚说完，刀光一闪，陈大膀子的头便像一个冬瓜一样骨碌碌地滚到河里去了。郑姓的人看得心里暗暗高兴又隐隐发毛：一条鲜活的人命就这样没了？

乙

曾祖父生了七个儿子，祖父是兄弟间最小的，排行第七。最小的总能得到长辈们多一点疼爱，青花滩有句话说，哪个爹娘不疼满崽？曾祖父是七个兄弟里头唯一读过一点书的，读的

是私塾。头回去念书，曾祖父扛着桌椅去先生家，祖父屁颠屁颠非常好奇地跟在后面。他的眼光中凝聚着众多兄弟姐妹的羡慕：读书的人是不用下田干活的。

先生是上游请来的，他手中厚厚的戒尺将祖父读书的热情打了个精光。先头几天，祖父放学回家，还会兴高采烈地把私塾里学会的几个字在家炫耀几番，郑家没一个识字的，曾祖父欣慰得不得了，搂着祖父在郑家神龛下鞠了几个躬，拜的却是孔夫圣爷。青花滩的人对孔夫圣爷尊敬得不得了，所有读书人初一十五都上香贡茶。

后来祖父放学回来，坐在堂屋的高木椅上一声不言地望着曾祖父带着哥哥们从田里干活回来。曾祖父说，阿七，今天识到了几个字？

祖父红着脸说，今天先生没教识字。只教了首童谣。

祖父甚是诧异，说，先生这么大了还教童谣？

祖父躲闪着曾祖父的眼光点了点头。曾祖父便说，既然是童谣，你唱来我听。

祖父起先不情愿，他的哥哥们纷纷望着他笑，祖父盯了他们一眼，嬉笑声顿时静了下来，只听祖父稚嫩的童音在郑家祖传下来的院子里开始阵阵回荡：

.....

衣要遮体呃

饭要吃饱呃

苦难再多呃

活着就好呃

.....

祖父唱完，有些胆怯地望着曾祖父不敢说话。曾祖父说，这童谣还要先生教吗？他有些疑虑地望了眼祖父。祖父小脸一红，说是的。这首童谣在青花滩即使是很小的童子都会唱，根本就不需人教的。

后来曾祖父终于得知，原来祖父才上了半个月的课，就坐

